

导游女

徐军著

昆仑文学丛书·昆仑出版社





2 034 0542 1

● 导 游 女

徐 军 著



昆仑文学丛书 · 昆仑出版社



• 昆仑文学丛书 •

导 游 女

徐 军 著

昆仑出版社出版（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 8 号）
一二〇二工厂印刷 •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32 • 印张 7 • 插页 8 • 字数 126,000

1986 年 8 月第 1 版 • 1986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44,600

书号 10282 • 5 定价 1.15 元



我永远记得：在遥远的、险峻的澜沧江畔，
有不少人含辛茹苦，一篮一篮地筛沙淘金……

1979.07
徐军

作 者 小 传

徐军，1951年生于广西桂林。
1969年到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傣族寨子插队落户。1971年入伍，先后在云南边防连队和武装部当了八年战士。现在云南省军区政治部工作。

从1977年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堤》之后，坚持业余文学创作。

几年来先后发表了报告文学、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二十余篇，大多是反映边防部队和边疆少数民族生活的。

序

之 南

徐军同志是一九七七年才步入文学创作队伍中来的，七年来发表了二十多个中、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这个集子是他的“头生子”，收进了两个中篇和三个短篇。这些作品的选材比较新鲜独特，生活气息浓郁，时代感颇强，构思也都有些新意。这对一个才三十三岁的业余作者来说，是难能可贵的。

徐军同志自离开家庭、走出校门后，便一直生活在多民族聚居的云南。云贵是重要的边防地区，也是一个很兴旺的军队作家群落的发祥地，自五十年代起，一茬接一茬，出过不少作家，有些在全国甚至国际上也很有些名气。也许是那块风水宝地钟灵毓秀的缘故吧，长期生活在云南的徐军，也成了那个群落的最新一代中的一个。一九六九年他到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傣族寨子里插队落户，一九七一年应征入伍后，又在驻云南的边防部队里扎扎实实当了八年兵。他一只脚站在部队的营房里，在火热的训练场上和与敌人对峙的前沿阵地上，撒过了许多滚热的汗

珠；他另一只脚立在兄弟民族村寨的泥土里，在傣族兄弟的竹楼，哈尼族大娘的茅屋里留下了层层脚印。他既经历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和艰苦的边防执勤；也沐浴过傣族大娘的爱抚和景颇族小伙子豪爽的友谊。他创作的根须是深深地扎在生活的底层的。

在徐军的作品中，贯串着一个显著的特色，即对美的强烈而执著的追求。沧山、洱海、滇池的秀丽景色，怒江、红河、金沙江的滚滚波涛，碧罗雪山的雄峻，澜沧江的妩媚，橄榄坝上椰风蕉雨，还有傣族姑娘的温柔、热情、淳朴、善良，景颇小伙子的剽悍、勇武、开朗、豪放，都溶进他的作品中了。但徐军不以描绘这些自然风光美以及那些一眼就能看出来的外在的美为满足，他的笔触往往深入到人们的内心深处去探索人们的心灵美，从我们民族古老的文化传统中寻找伦理道德范畴里至今仍然熠熠闪光的东西。志愿兵岩罕（《远方有一条流金的河》）、依娜（《导游女》）、岩么多老爹（《三角地的黄昏》）……这些人物，就是作者笔下热烈而执著地追求的美的化身。

岩罕追求什么？其实，岩罕什么也不必追求，许多美好的东西就自然降临到他的头上。家乡村寨的领头人——最妩媚、最漂亮，因为淘金淘得最好而成为一方最富有的姑娘玉嫩，主动追求他，要和他结为夫妻，这是多少小伙子梦寐以求的事啊！但岩罕却暂时忍痛割爱了。因为他看到家乡的老老小小，甚至正在念书的娃娃们为了淘金都不上学了，老师们再三向领导反映，要制止这种现象，但无

人理会，学校因此关门了；他看到儿时的伙伴们，为了本村寨的利益，把远不属本寨管辖范围内有金沙的河流垄断起来，据为己有，一旦外村人也想来淘点金，他们就要大打出手。而这一切后面，岩罕都看到那位温柔、美丽而富有的玉嫩的影子，除此之外，他也不愿放弃一个边防军人神圣的职责，立即解甲归田。岩罕追求什么呢？他追求履行公民的义务，国家赋予军人的职责，他追求更多人的富裕和更美好的未来。

依娜追求什么呢？一位外籍华人富商的子弟罗国生，诚心诚意地向她求婚，要带她到国外去享富贵荣华，但她却拒绝了。没有读过这个作品的同志，很可能认为这是作者强加给依娜的圣洁的光轮。但读过之后可能不这样想了。罗国生是个吸毒的“瘾君子”，他是在生产技术发达国家的畸形社会里染上这种恶癖的。他也曾在英国、法国、德国和澳大利亚戒过毒，但都戒不了。因为这些地方既有制止吸毒者，也有为吸毒合法化而呼吁的人，当然更有贩毒者，当毒瘾上来时，都不难买到毒品。在美国，贩毒者如果被抓，可能要坐牢，但抓他们的警察可能就是个“瘾君子”，连总统的儿子都曾因吸毒，接到海军的退役书。在这种情况下，罗国生无力从泥潭中自拔又有什么奇怪的呢？但他却在依娜的帮助下戒掉了吸毒的恶癖。依娜不是为了得到报酬，而是恪守我们东方民族助人为乐的传统，才帮助罗国生戒毒的。她心里也非常清楚，不是她个人有多大的能耐，是我们社会制度的优越，是我们民族道德力量的

强大，才使罗国生成毒成功的。在我们国家里，即使有钱也买不到毒品。人们对这种在深重的灾难中难以自拔的人，不是唾弃、歧视，而是伸出热情的手，帮他改邪归正，使罗国生的人格和尊严失而复得，他的绝望心理在友谊的关怀中产生了希望，有了重新做人的勇气。没有这些，她依娜的本事再大也是无能为力的。依娜所在的石林宾馆是个国际社会小小的缩影：她见过资本主义世界物质文明的发达，她见过许多风度翩翩的绅士，聪明睿智的学者，也见过挥金如土的阔佬和蛮不讲理的无赖，也听说过有的大亨，因为接到公司破产的电报而从十楼纵身跃下，了此残生。她并不鄙薄物质文明，但更加追求精神世界的充实。有着这样强烈的、多侧面的对比，她觉得还是我们的社会干净，我们的国家可爱，热土难离！

至于岩么多老爹，他当然也是有自己的追求的。他是个极普通的撒尼族老汉，是个百发百中的好猎手。奇怪的是：他在猎物——一只又肥又壮的麂子唾手可得的时候却不开枪。他不需要这只麂子吗？当然不是。他想买一架蝴蝶牌的缝纫机为女儿作陪嫁，得到这只麂子就可以使他如愿以偿。他为什么不开枪呢？当他发现三国交界的界碑另两方，都各有一个急切地等待猎物的猎人，而且，他们都是和自己曾经来往很密切的朋友，他的心便动了一下。当他看到昔日的好友，现在却是交战国一方的百姓，面黄肌瘦、鹑衣百结的惨状时，他就不忍心独自得到这份老天爷赐给他的礼物了。岩么多老爹不愿让麂子倒在自己的国境

内，因为交战国的公民是不敢越境来分麋子肉的。只有让猎物倒在三国交界的界碑旁，才可以既不违反政策，又使对方不失体面地分得一块疗饥救命的麋子肉。岩叻多老爹只是为了恪守哈尼族打猎时见者有分的淳朴厚道的传统习惯吗？或者只是出于恻隐之心吗？有这几重意思，但又不全是。他想的是：对方的当权者们虽然都是些穷兵黩武、贪得无厌的小霸权主义者，但他们的百姓，就象阮赛那样的人，大多数是厌恶这场不义之战的人，他们也是受害者。岩叻多老爹的胸怀象蓝天一样宽广，心灵象泉水一般明净，不失泱泱大国的国民风度。他不计个人恩怨，也不只图个人温饱，他追求的是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的源远流长的友谊。

徐军的创作有些理想色彩。他在对美的热烈而执著的追求的同时，也决不放过对虚伪和丑恶的揭露和鞭笞。在《泼水节前夕》里，作者对借检查工作为名，实际上是“泼水节盛况观摩团”的各式各样的工作组，包括军区的章副部长、后勤处吴副处长、北京来的记者、分区副政委老战友的儿子，还有团的副参谋长等人的假公济私的伪善面孔，一一揭露无遗。从善如流者必然嫉恶如仇，热烈而执著地追求美的人，不能不对假恶丑给以痛击，这大概既合乎逻辑的发展，也和人物性格的发展是统一的吧！

徐军同志的生活底子 is 厚实的。他总是写自己所熟知的东西，所以作品的生活气息比较浓。他对边防部队的情况了如指掌，对云南各兄弟民族的情况，包括山光水色、

风土人情也都了解得非常详尽。他不仅有十多年实际生活的体验，而且还涉猎过某些研究兄弟民族的历史和现状的专著。但他从来不用讥笑的口气或揶揄的笔调去写兄弟民族中某些陋风恶俗，不去玩味那些封建迷信、愚昧落后的东西。他对佤族过去有过猎头祭神以求五谷丰登的陋习知之甚详，比如在什么时刻，什么样的地方，采取何种方式去猎取人头；猎到人头之后，又用什么仪式去祭神，他都掌握了许多翔实的资料，但他从不以这些猎奇的东西装点自己的作品，以招徕。当然，他也写一点奇风异俗，象抢婚之类，有时还写得颇为细致入微。但现代意义上的抢婚，早已不是原先的样子了。记得一位著名学者考证过：我们汉族的祖先也曾经是以抢来的方式来解决配偶问题的。他说，“结婚”这个词儿本应是“劫昏”演化而来的，本义即是在天黑以后抢来。他证之以旧式结婚仪式，新娘离开娘家时，头上要裹一块绣花包头帕，不入洞房不准掀开包头帕，那便是当年抢亲时不让新娘认清回家的路，是防范新娘逃跑的措施；新郎引新娘入洞房时，要用一根彩带把新娘拉进去，则是当年“捆绑成夫妻”所留下的变了形的痕迹，就象镯子、项链是手铐和锁链的遗迹一样。是否果真如此，还有待于专家们进一步考证。徐军作品中所描写的抢婚，则是既要得到新娘的同意，还要得到岳父母的首肯；万一岳父母不点头，只要姑娘同意，便可照抢不误，这恐怕比一般父母包办的婚姻要文明得多吧。徐军同志不把这些奇风异俗当作作品外加的装饰品，而是

揉进情节，溶化在人物性格的发展过程之中，所以读来没有生硬和累赘的感觉。

要论不足，当然也是有的。作者的笔触是细腻的，文笔也流畅，但有的作品结构上还不够娴熟、自然；有的情节也还露出了若干斧凿痕迹。徐军同志是个很勤奋、很谦虚的青年作者，相信他很快地能在文学创作中取得新的突破性的进步。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北京

目 次

序	之 南 (1)
导游女	(1)
远方有一条流金的河	(67)
三角地的黄昏	(163)
泼水节前夕	(174)
搬迁纪事	(190)

导 游 女

翡翠绿的《石林导游图》上是这样写的：

石林位于昆明市东南一百二十公里，是全国著名风景区之一。面积广阔，共计四十余万亩。奇峰异石，雄伟壮丽，层出不穷，最高石柱达三十多米。其中“莲花峰”、“剑峰池”、“望峰亭”、“石林湖”、“母子偕游”、“万年灵芝”等景色更佳。

石林是岩溶地貌中一种特有形态，亦称喀斯特的典型形态之一。它由巨厚层石灰岩构成，是水溶液沿着岩石裂缝溶蚀、冲刷、分割形成的石柱组合，从远处看去，仿佛是一片森林，因此称为石林。

石林的石灰岩中，含有海生动物的化石。经过地质工作者的考察、鉴定，这些化石充分证明：形成石林的石灰岩，是属于距今二亿七千万

年以前的古生界早二迭纪深海里形成的岩石。由此可见，在二亿七千万年前，这里属于大海。经过各个时期的造山运动和地壳变化，慢慢形成了现在的石林。

多年来，我们石林宾馆——又称石林旅行支社，便是这样向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们介绍这片世所罕见的、广袤的、蓝幽幽的秀丽石林。遗憾的是它存在着一个极大的忽略，忽略了一处绝妙的点睛之笔。它竟然没有一笔提及居住在石林区的撒尼人。那一幢幢朴实、清秀、凝聚着古老传统的小土屋，就撒在清澄澄的石林湖畔的山岗上，人称“灵芝寨”。它与宾馆高大辉煌的建筑物遥遥相望。倘若抹掉山岗上鳞次栉比的小土屋，蓝幽幽的石林便会顿时显得空旷、萧瑟，弥漫着冷清的烟霭。石林再美，终归还是石头。有了撒尼人那简朴的高高低低的小土屋，方使石林生气盎然。更毋须说撒尼人欢快奔放的舞蹈，剽悍威武的摔跤斗牛了。姑娘们织绣的挎包、花巾、彩带，不消任何装潢，就随随便便摆在路口青亮亮的石板上，那蓝眼珠的、鹰勾鼻的、黑皮肤的、白皮肤的游客们，蜂拥而来，随便拿起一件什么，嘴就张成了“O”形……游客们千里迢迢而来，绝不是为了到豪华的宾馆享受几天，而是渴求一览异国的风情民俗。这个极其浅显的道理，却长久地被忽略，正象我们宾馆拥有世所罕见的石林瑰景，却被游客们冷落得年年亏损一样。但是，我们终于要改变这冷清、古怪的

现状了。新的宾馆领导班子一致支持我这个年轻的副经理的“撒尼化”建议：请撒尼姑娘当导游，用撒尼传说介绍风光，让热烈奔放的撒尼歌舞赶走游客退避三舍的夜晚的寂寞。这一切就从今天开始——

—

上午九时，蒲伞似的棕树叶透出缕缕桔黄柔和的阳光，象一道道金波映在院里的水泥道上。长长的“三菱”牌旅游车驰来，绕过院心镶垒着假山的喷水池，停在大楼前。担任今天导游的撒尼姑娘依娜，从值班室里走出，来到正对着楼梯口的喷水池前，等候游客们下来。我也来到喷水池边，绕着那环形道缓缓地走着。

我紧张。毕竟今天是第一次让撒尼姑娘导游。虽然整整做了半个月的准备，她的临场处置会怎样呢？而从今天起，随车而来的翻译将只负责翻译，不作补充介绍。她将遇到一批什么样的游客？是巴黎的百万富翁，还是纽约餐馆里洗碗攒下旅费的黑人青年，或是香港的中学生……他们会向她提出什么样的问题呢？

第一次担任导游的撒尼姑娘，似乎不象我这样心里不踏实。她亭亭玉立，穿件杏黄色的长袍衫，领口、袖口、胸前都绣着鲜艳的花边；一条宽宽的红绸带，紧缠袅娜的腰间，绣花包头垂下十几串璀璨的璎珞，一缕搭在胸前，一缕搭在肩后。她象小鹿似地望着楼梯口，双手捻弄

着搭在胸前的璎珞，不时抿抿嘴唇。

一阵说笑声传来，年轻的女翻译领着游客们涌下楼来。忽然，一片肃静，游客们的眼睛都盯着依娜。女翻译说：“这位是撒尼姑娘依娜，今天将由她为诸位导游……”

游客们惊诧地将依娜围住。七八个游客举起照相机，对着依娜“咔嚓咔嚓”地拍照。依娜羞红着脸，轻轻碰碰女翻译的肩膀，“快跟他们说说，我没什么好照的，请他们留着胶片去拍这儿的风景吧。”女翻译刚把话译完，游客们都露出赞赏的神情，一个大胡子老头连声对他挽着的胖胖的夫人说：“伟大的谦虚！”他带头鼓掌，游客们也都鼓起掌来。

开端满好！我望望女翻译，她左顾右盼地清点人数：“好象还差一位……”

“我去看看。”我赶忙上楼。

刚上到二楼，就听见刺耳的吵吵声。一个穿黑西装的高个青年头发都快披到肩上了，他正对着穿白工作服的招待员发火，手上还提着他的桔红色手提箱。“……听明白了吗，耶稣的第十三个徒弟在十三号出卖了耶稣，所以我不能住这个号码的房间！不住，一定不住！”

“先生，大家都在等你去游览，”我和颜悦色，“我们马上给你换房间，请先下去游览。”

焦躁凝固在他黄黑的脸庞上。他“咚”地放下手提箱，悻悻地走了。

我到值班室查阅了登记本，给他安排到二十一号房